

树上的秋天

唐兰荣

如果说“草色遥看近却无”是春的羞羞答答，“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是夏在高调地抢滩，“千树万树梨花开”第一场雪让你确信冬的到来，那么，秋天是从哪里开始呢？

当“何须浅碧轻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的细密桂花香飘十里；当“萧萧梧叶送寒声，江上秋风动客情”的秋风送来阵阵寒意；当“落霞与孤鹭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江水充盈似乎和天空连接在一起；当“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红叶尽染层林……秋天，就这样踩着大雁的鸣声，从北国飞到江南，雁城的山山水水，不知不觉间，已是秋的疆域。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田野里的植物已经黄金一样铺展开来，涂抹在你想要的任何地方。它们和秋阳一起，和炊烟一起，和老牛一起，和清瘦的山涧一起，构成了绝妙的秋声图。稻穗低下了头，企图躲藏在叶儿的中间。它们集体害羞的姿势，让我想起就要出嫁的新娘。乡亲们来到田间，用手托起稻穗的头，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不几日，他们便开镰收割。一阵微风过来，田野“沙沙”作声，好像一场集体的婚礼正式开始。一不留神，我竟然想起童年的背景色也一如现在，在秋风一吹、稻浪滚滚的村落，我和小伙伴们撒欢的脚丫，遍布每一片山头脊尾，每一户人家院落。在不冷不热的秋日中奔跑，甚是喜悦。

这个时候，秋天里的树，不论是一丛还是孤立的一株，都用或簇拥或零星的枝叶把秋意诠释得酣畅淋漓。尤其是那红枫都会拼命地地吮吮秋的气息，赶着

还是和往常一样黄昏慢跑，还是和往常一样拐上三江路。

霓虹已经初上，空气依然闷热，人流依旧熙攘，一切似乎还在盛夏，可是跑着跑着，有什么不一样了。慢着，慢着，有一丝清凉而又甜蜜的气息悄悄地潜入我的鼻腔。啊，多么熟悉，多么亲切！桂花？深呼吸一口，桂花！没错，三江路上的桂花开啦！

南宋诗人杨万里《咏桂》有云：“不是人间种，移从月里来。广寒香一点，吹得满山开。”诗人声称，这树本不在人间种植，是从“月中”来的。广寒宫中凝结的一点冷香，来到温暖的人间，被热气熏蒸，被风吹送散，就这样弥漫开来，香满世界。我放慢脚步，凑近人行道上的桂花树，仔细端详：浓绿硬朗的树叶间，开满了乳白淡黄的小花，一层一层，密密匝匝，挨挨挤挤，如同满天繁星，眨巴着眼睛冲着我笑。什么时候开的哟？怎么一不留神就这样繁密了？再凑近，深嗅，清澈的香味扑鼻而来。金秋十月，丹桂飘香，多好啊！桂花又开了，我喜欢的清朗秋天又到了。感谢城市的建设者，在这条路上栽满了桂花树，给了我一条如此芬芳的路。脚步不再迟疑，啪啪跑开了去。风不知什么时候吹起来了，在我耳边呼呼作响，凉爽舒适，而桂花的芬芳一路伴随着我弥散开来。跑啊跑，跑啊跑，直到跑完三江路，我还被这浓浓的香气所包围，尽

在冬天来临之前上演最后一场赤红表演。在惊叹大自然的“似烧非因火，如花不待春”的美丽，醉人的红叶为生命燃烧着激情，同时也燃起了人们对于自然和生命的热爱。桂花正迎着秋风如约绽放，霎时，满世界氤氲着甜润的桂香。“独占三秋压众芳，何咏橘绿与橙黄。自从分下月中种，果若飘来天际香。”这种幽香往往意味着秋天已经触手可及，既不热烈争锋夺味，也不寡淡附庸风雅，而是一种自然的表达，清新香甜、心旷神怡，就像一场美好的邂逅，让人全身心地沉浸在这份惊喜中，总能看出一份“我言秋日胜春朝”的畅快。许多诗人吟诗填词来描绘它、颂扬它，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等月宫系列神话，已成为历代脍炙人口的美谈，也正是桂花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让人无法忘怀的还有，“七月杨桃八月楂，十月板栗笑哈哈”。每当到了秋天收割的季节，板栗便熟了。我和伙伴们拿起长长的竹竿，走进屋场的后山，对着板栗树，瞄准板栗成堆的地方慢慢发力，开始奋力敲打起来。一个个“刺球”顺声落地，有的还抱着一小截细梗青叶，浅黄色的、深黄色的“刺球”，还有个别浓绿色的“刺球”，落满了一地。只是现在的我们，每天都在忙，忙着工作，忙着烦恼，再没有心去享受童年那份单纯的快乐。只是现在的孩子，也再没见过像当年我们那样乐此不疲地为着几颗小小的板栗闹腾的了。

而此时的银杏树也同样是秋天的主人。亮黄色的银杏叶，灿烂，招摇，把秋天的底色渲染如金，惊艳了时光岁月。春天嫩绿挺拔，夏天肥美葱郁，秋天金黄迷人，冬日回归大地。秋色丰盈的银杏树，满树

一路芬芳

文 芳

管满头大汗，心头，却一片清凉。

每天上下班，我喜欢步行，从祝融路到白云路，再经过光辉路，步入解放大道，每一条路都洒满芬芳。路的两旁栽满了我喜欢的樟树。令我奇怪的是，樟树竟是在春天落叶的，所有衰老的、干枯的、发黄的、陈旧的叶子，一层层落下，然后，一层层小小的嫩绿的新叶开始萌生，最开始，是近乎透明的嫩黄，然后，一点点变浓，一点点变浓，然后长成翡翠一样的绿。落一层老叶，长一层新叶，新旧的交替分明而又模糊，颓败而又葳蕤，然后春天过去了，樟树们早已华盖亭亭，绿荫满地。整个春天，我都喜欢在樟树下徜徉，戴上耳机听歌，一首首听下去，间或，摘下耳机，听风拂过茂密的樟树叶，沙沙，沙沙……风和叶留下无数私语，这时候，我总会捡一枚叶子，撕成一缕一缕，放在手心轻嗅，对那种独特的质朴的味道情有独钟。

暮春时节，和朋友们去昭山旅游，树们，翠色欲流，可是，它们美不过满山的野蔷薇。绿荫从中，一簇簇，一丛丛粉白淡红的花，早已按耐不住性子，开得如火如荼，阳光已有温度，登到山腰，薄汗轻透衣衫，走在绿树阴里，来不及擦一擦额头的汗，只顾贪婪地闻着那股甜香。是的，蔷薇的香气是浓郁而香甜的，招惹得无数蜂蝶们心慌意乱，嗡嗡嗡，扑啦啦，闹作一团，好不热闹。

金灿灿的蝴蝶在纷飞，翩翩起舞地落在地上，铺满大地的松软飘逸，如同置身金光大道，仿佛踩在金色的地毯上。我在秋风拂叶的飘舞之中，看见无数欢呼雀跃的身影，他们喜悦幸福，似水流年；我仿佛听到了维也纳金色音乐厅响起的《拉德茨基进行曲》，那遍地的黄叶与音乐圣殿的高贵金黄相媲美；还有电影《满城尽是黄金甲》中，“一地黄叶碎如金”，那纷飞的金色从心灵与骨子里透露出来，纯朴而不矫揉造作。

如今，南岳福严寺门前的银杏叶或许已漫天飞舞，在晨光暮色中翩跹炫目，与山间火红枫叶、浓绿的青松相映生辉；衡南宝盖的银杏也纷纷向人们招手，通体上下一片黄，阳光一照，温婉明媚；珠晖区湘江东岸那一溜的银杏，也是不甘示弱地满目金阳，遍眼金烁玉摇，生姿灼灼鲜艳，那般纯净，又是那般高雅浪漫，让我止不住地心跳。若秋是相聚的诺言，那这黄叶，定是彼此的信物。

都说秋是埋藏在岁月风骨里的温润与美丽，是繁华尽处的殷实与坦然。在这浅浅的秋况味中，虽然也有秋雨寒凉，有落叶凋零萧瑟的忧伤，但并不妨碍我们在心灵深处静静地聆听秋的深情。它们，既有庭院格局的小美，又有长空浩荡的大美。每一个喜欢秋天的人都喜欢轻轻漫步，流连在云淡风轻中，品读秋的静美，品味秋的淡雅。就像我现在凝望着这秋天里的树，它鼓舞着我的精神，引领着我积极向上，我更想与它们一并站立在一起，让自己成为一棵树，拥有它们的深厚与沉稳、蓬勃与活力、坚定与力量。

怎么会忘记初夏的时候，沿江风光带的栀子花呢？总会和朋友们晚上开车去江边。喝啤酒，晒月亮，瞎聊，开车兜风。整个风光带里全是栀子花。纯白耀眼，芳香扑鼻。我们总叫“司机”把车开得很慢很慢，一个个趴在车窗边，吹风，闻花香。开到花最盛的地段，某个浪漫的人会偷偷溜下车去，看四下无人，刷刷刷，摘几朵，我、莉、玺都会分到一朵，于是，车厢里弥漫着浓浓的栀子花香。没喝很多酒，却总觉得有醉意，不知是醉于如水的月色，还是醉于馥郁的花香，抑或是如栀子花一样洁白纯净的友情？

去年八月，我和女儿去广州，在人流如织的北京路步行街，浓密长条的大榕树张开一柄柄巨大的伞，替代了女人们的遮阳伞。听当地的朋友讲，榕树尤其一到深秋，叶子都黄了，一条街，金灿灿，明晃晃，衬着瓦蓝的天，干净明澈。吹一阵秋风，落一阵秋雨，满地黄叶，踩在上面，窸窣作响，有一点漫步森林的感觉。枯叶破碎的时候，她说总是会闻到它们的气息，一种木本植物的气息，干净，质朴，略带苦涩，可是，很好闻。

一座城市，一年四季，时光流转，在这些芬芳的路上，我们或牵着孩子徜徉在绿树阴里，或携着爱人徘徊在花影丛中，或和友人漫步在溶溶月色中，有美好的时光，每一处平凡的风景都会变得旖旎；有素朴的温情，每一条普通的道路也满溢芬芳。

北海可以看海的地方太多，银滩、红树林、涠洲岛、冠头岭等。一到北海，我就直奔号称“天下第一滩”的银滩。在秋阳的照射下，十里银滩像是谁在海滩上铺了一层白白的银子，闪闪发光。一般来说，反射的光线都是刺眼的，银滩却是例外。沙滩上沙子柔软，银色的光芒柔和得让人感到亲切。海浪轻轻地拍打着沙滩，像是热恋中的人哼着情歌。

海里泡着的基本上是年轻人，他们尽情地嬉戏着享受着。是啊，学习和工作的压力够大了，一旦有空是该放松放松。有几个孩子在沙滩上挖着海螺和贝壳，瞧他们那神色，像比挖到宝藏还要开心。几个淘气的孩子在浪花里追逐着打闹着，他们的爸爸或妈妈只得放下自己的事情，密切关注着，幸福写在他们的脸上。沐浴着暖暖的阳光，一切都让人感到无比舒适和惬意。

在冠头岭的半山腰用望远镜眺望海，那是另外一番景象，碧浪连天，海天一色，虽然没有古诗中的白帆点点，你可以看到满镜头都是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迎风飘扬。从冠头岭下到海滩，夺人眼球的是“海枯石烂”礁石龟，这是冠头岭的标志性景点。以它为背景，情侣们兴致盎然地摆出情意绵绵的模样拍着照片录着视频。据说，不仅本地人，还有很多外地人赶来这里拍婚纱照。当地人则逢客便提有关“海枯石烂”的传说：海生哥出海捕鱼后，石娇妹站在海边的礁石上翘首苦盼，终于，有只海龟背着海生哥从大海返回……曾经沧海难为水，海枯石烂情不变。多么美好的愿望啊！

有船从远海接海鲜来了。我们花60元买了2斤螃蟹，数20元加工费，再买个10元钱的椰子。吃着这个“鲜”，看着那些情侣们的深情演绎，美景美食，不亦乐乎！

我在北海呆了几天，认识了几位本地人，他们约我去钓鱼。红树林过去大约300米，有一个适宜钓鱼的滩儿，密密麻麻坐满了钓友，一“位”难求。我们只好临“滩”羡鱼。这些钓友用的饵料，是沙滩上现挖的一种类似蚯蚓的东西，他们也不像我们内河钓鱼的钓友拼的是装备，连鱼漂都不用（波浪大会看不清漂像），上鱼全凭经验。

有一个钓友，七十岁左右，一边钓鱼一边跟mp3唱着流行歌曲。我好奇，问，钓鱼应该安静，您一边钓鱼一边唱歌，能钓到吗？他笑道，你们钓鱼，我钓快乐！旁边的一位钓友告诉我，只要天气好，这位大爷都会来这，中饭都是老伴送来。等他吃完饭，他就唱啊，老伴就跳啊，大伙儿都不钓鱼了，一起来唱啊，跳啊。

是啊，我们生活或许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但是一定要快乐。

起风了，气象预报说，明天将有台风登陆。我得赶紧回家！